

生活語絲

吳康民

冬日團年，我家應有十一人。我們夫妻，有三個兒女，連同他們的配偶和三個孫兒。但到會的只有十人，老伴兩個月前已經仙逝。我是一個重感情、情緒容易外露的人，想到此情此景，不禁涕淚漣漣。坐在旁邊的大女兒連忙加以安慰，但仍禁不了我的觸景傷情。

老伴是個愛子女、愛孫兒、愛家庭的人，我也一樣，這一點可說是志同道合。今天這個小家庭失去了一个重要支柱，親人們能不感慨萬端，悲傷不已？

節日再念老伴

老伴很重視在節日的家庭團聚。一年四季，每逢佳節，必須共聚一堂。早年除有兒孫出外工作和讀書之外，這個家庭團聚，是老伴最為快樂的時刻。近年老伴身體不好，每要乘坐輪椅外出，及後更要帶同氧氣包以防萬一。但她從不願缺席，也許她自覺外出時光有限了。

老年失伴，其悲痛很難形容。我不知道我的悲痛和思念會延至何年何月。但這兩個月來，每每看着她的遺照，或朋友們談及她的往事，或兒女們有什麼聚會，想起老伴，我都會悲從中來。我想，我的這個晚年，也許只會在這種悲傷的回憶中度過了。

說我倆的感情特別好，這也未必。多年相處中也每多齟齬的時候。有時各持己見，也吵得面紅耳赤。但她仙逝之後，每多想到她的好處，長處，每多想到她努力操持這個並不富裕的家，養育幾個兒女成長。而且她還是一位職業女性，並專職擔任持家的家庭婦女，想想也真不容易。大家都有一份責任不輕的職業，但操持家務，養育兒女，更大責任還是在她的身上。

琴台聚

潘國森

即將告別二零一五年，「全民退休保障」（簡稱「全民退保」）的爭議成為近日城中熱話。不禁要問為什麼已經有了「強制性公積金」（簡稱「強積金」）還須「全民退保」？若然「全民退保」更全面，則當年推出「強積金」就顯得疊床架屋了！為什麼不乾脆只要「全民退保」？「強積金」的毛病是變相凍結了大量資產，而且強迫小市民聘用不稱職的「金融才俊」管理自己的血汗錢，造成大量浪費，卻先養肥了「經紀」。

那管洪水滔天？

我們這一代老人家，上中學時都讀過《禮運大同篇》（出自《禮記·禮運》，亦題作《大同與小康》），新世紀香港的教育改革早把古文革掉了，「九十後」小朋友都不知這些：「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舉）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

梅足跡

車淑梅

靈實恩光學校有位有心有力、感動人心的羅啟康校長，也是我在伯特利中學英文部第二屆畢業同學，一直見證他的成長經歷，實在很值得跟大家一同分享。記得他比較害羞，卻樂於助人，說話起來溫文爾雅。一九八三年從樹仁輔導系投身特殊教育工作，當時靈實恩光因危機問題而封校，全校八十位同學由山上搬到山下寶林，入住十個單位，半年沒有校長，「我申請，希望盡能力幫助這班嚴重弱智的孩童。」羅校長說。

愛心校長羅啟康

原來恩光前身是一所專門醫治肺病的醫院，上世紀六十年代很多婦女患病也不肯入院，就是捨不得無人照顧子女，故此，院方特別通融孩子一同入住，遇上病人離世，孤兒也留下來繼續撫養，傷殘的更受保護。恩光數十年來飽受旁邊石礦場爆炸影響，一九八九年天花一塊石頭掉下來，全校被迫搬走，過着沒有明天的日子。

一九九一年港督巡區至將軍澳，突然要求到學校視察一下，「我記得那位房屋處的孝經理來電，說五分鐘後港督夫人到訪，嚇了一跳，她真的來了，逗留五分鐘，問我何時搬回山上，我不懂回答……」翌日，無數電話追問他們談了什麼，接着，在各方協助下，學校得到了馬會一筆四千萬的撥款，「我非常感恩，那五分鐘的訪問，每分鐘價值八百萬哩！」

回校是個大工程、大任務，三天內將課室、床鋪和物理護理用品全部歸位。校舍色彩繽紛，原來弱能孩子不懂認字，只可分辨顏色，學生區是綠色，飯堂是藍色，外面還有一個擁有四季花香的感官花園。校長的設計一切從心出發，更獲得了很多國際認同和讚賞，「這都是團隊合作的成果，很多人都愛從書本取知識，實在只要從孩子需要的角度去設想，更有用處。身邊事物，只要細心觀察，都存在很多學問。」

今天羅校長最大心願是可以進一步發展靈實恩光的成長中心，讓十八歲須要離校的同學繼續留下接受訓練，直至等到成人服務到底護工作為止。否則，他們會被送到老人院舍，或留在家中苦候，身體情況變差，令人擔心。校長很明白家長心態，正因他在恩光服務期間，幼子出生，發現三患上「面譜症」，智能比兩位哥哥差了一大截，「他們都在九龍塘上學，哥哥在街頭喇沙，他在街尾天保民，兄弟相差甚遠。上到底作什麼安排？我不用追問，也無法解釋，安然接納，努力給他物理治療，他終於可以走路、游泳和划艇。他的獎牌是意外收穫，我主要給他建立自信，練好體能，他日能夠自立。」

校長每年一次大旅行，一家五口自駕遊，在車廂內天南地北，感情更深，更開心。有云孩子升中已拒絕與父母出行，羅家孩子廿多歲，校長到底做了什麼工夫？「這是一直建立的關係，家裡的模式。假如父母肯花時間和愛在子女身上，孩子一定欣賞到爸媽的心意，也會回饋到父母身上。」

皇路易十五的名句：「在我身後，那管洪水滔天！」長期從事社會工作教研的學者認為，香港的財務狀況可以承擔不分貧富而向所有長者發放劃一退休金；政府高官卻認為學者不懂公共財政開支的運作（實際措詞是含蓄地說學者「掌握」得不足）。

社工有社工的「職業病」。上世紀七十年代香港人敬稱社工為「北斗星」。這是比喻社工能幫助迷失方向的受助人重新找到人生的道路，一如人們可以在北半球的夜空憑北斗七星找到北極星，從而知道正北方向，免於迷失方向。近年所見，社工的工作似乎轉移到凡事以當事人（Client）的喜惡為依歸，過分以滿足受助人的慾求為主。



羅啟康校長(左) 作者提供

我看盧姓教授鬧航班事件

西南財大網絡金融中心特聘盧姓教授12月6日在上海虹橋機場美聯航的班機內，拒絕機長的下機要求，導致喚入機場航警，將其強行拖離機艙，並予行政拘留。8日見諸報道後，一時廣為傳播，也驚動央視作出報道，傳遍全國，引起各類媒體幾乎是一邊倒的口誅筆伐。

據說盧氏進入自己持票的經濟艙後，兩次進入商務艙，並在艙裡喝了提供的香檳酒。第二次被乘務員發現時，盧氏提出升艙要求，被告知需要美金6,000元，經過交涉後，盧氏顯然不願支付，便回到自己的原先座位，開始撥打電話和寄發郵件。後來通過他在四川老家的同學、網友等證實，他向他們發出了「求救」電話和短訊，顯然他已經有了危機意識。就在同時，報道說乘務方面向他送達了機長勸離的通知，而乘務員同時從行李箱裡取出盧氏的行李，催促他下機。盧氏拒絕，美聯航報警，航警上機，據說向盧氏出示勸離通知，盧氏戴上眼罩，不予理睬。航警勸告三次後，開始將其強行拖走。從媒體播發的非專業視頻看，盧氏戴在主席的走道上，含糊地聽到一句「我投降」之類的喃喃之語。此外，據報道還夾雜說過「做啥子」、「我是美國人」等等。報道還說，在強行拖離過程中，盧氏口咬腳踢，三名航警受了輕傷。

筆者關注這一事件，一直追蹤其後續報道。在物傷其類的同時，覺得盧氏本人需要承擔最大的責任。他的失態，確實讓斯文掃地。當收到機長勸離通知時，他應該離開；當航警介入時，他更應該聽從勸告離開。但他一再貽誤時機，將自己陷入絕境，最終丟了國內的兼職，並被「凌虐」，受到媒體的抄家示眾，喪盡體面，受盡羞辱，代價慘重。應該說從他肇事的大小和程度論，他已經受到了不成比例的巨大責罰。盧氏的學歷和閱歷，應該不至於如此缺乏判斷能力，很可能的合理解釋是他醉了，而且醉得不省人事。在另一則他被拖離機艙後的視頻裡，盧氏坐在輪椅上，被警察推出候機廳，就可以印證，他不是醉了，就是受傷了。

筆者覺得盧氏還是幸運的，因為這事發生在這一美聯航班機的始發地上海，國內的警察叔叔厚德載物，咬不還嘴，踢不還腿。要是在其目的地紐約甘迺迪機場，彪悍的警察一旦介入，盧氏很可能被打成沙袋。盧氏又是很不幸的，要是此事發生在紐約，他很可能被炸爆頭，但是絕對不會被如此「人肉」，丟失他安身立命的信譽和名聲。盧氏所兼職的西南財大，在事件見諸報道的第一時間，就對他做出解聘舉措；據說是為「師德」所不容。西南財大的做法，還獲得不少讚譽，說是「止損」和「敬畏輿論」的大義決斷。筆者深深不以為然。西南財大在媒體對盧氏的一邊倒報道後，逕下結論，將盧氏解聘，「止損」是達成了，「輿論」也滿意了，但「大義」和「正義」何在呢？現在的報道大多是道聽塗說，是對盧氏的缺席審判，如果盧氏清醒後有機會說及事件鏈上斷了的那一節，即對盧氏的升艙要求乘務方到底是如何應對的？我們想像一下，盧氏在等待升艙要求的回應時，有沒有可能喝了乘務員遞上的待客香檳？當他得知升艙費用超過他的想像預算、也很可能超過他一個月的薪資時，他反悔了，不再要求升艙了，有沒有可能其時美聯航班不樂了。各位看官：在沒有預警的情況下，乘務員送來勸離書，而且還搬動盧氏的行李，有沒有可能機長是在偏信乘務員後作出的過度裁量呢？要是日後果真如此的話，西南財大又會何以謝天下父老呢？所以西南財大公開的最佳方式或許是義正詞嚴地譴責這一類不文明行為，但可以加上一句等調查落實之後再作有關處理云云，不是更為穩妥嗎？在釐清事實、最後判決之前，誰都是清白的，西南財大不是有點操之過急嗎？如果說西南財大為了推脫關係，那何必當初呢？

網上對盧氏的撻伐嘲諷，可謂鋪天蓋地，不假辭色。譬如說他只不過是區區一個社區學院的副教授，就如此得瑟。那麼要是他是賓州大或者賓

大（藤校）的教授，就可以得瑟了嗎？還有嘲諷他「把自己當塊料，不就當個副教授，在美國誰不知道誰呀？窮，你就別得瑟了。」換句話說，富了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得瑟了？這是哪門子的邏輯呀？還有拿他「人肉」出來的英語口音和學生評價說事，暗示他在美國也混得不過爾爾，這就更離題了。很多成年後去了美國學成執教的中國學者，雖然說話帶有輕重不同的母語口音，但並不妨礙他們成功地授業育人和著書立說。至於盧氏「我是美國人」那句最惹人討厭的呼號，很可能也是「三人成虎」的訛傳，即便他高呼過（至少在播發的視頻裡未曾出現），我們是否可以作寬厚想而視作他的醉話呢？

退十步講，就算盧氏不良於行，溜進商務艙，偷喝了香檳，惹惱了乘務方，咎由自取，我們也應該記取孔老夫子的教導：「憎其罪不憎其人」，有必要落井下石、群情激憤嗎？人非堯舜，誰都犯過糊塗，誰都會犯糊塗，多少設身處地，設想如果你我在不巧的時機碰上不巧的遭遇，陷入窘境，你不希望旁人和著書立說嗎？看了一個同類被一棍子打死，你不動惻隱之心嗎？孔老夫子又說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那怕對一個定案的罪犯，我們在懲罰之餘，也應該尊重其隱私。「人肉」等於「私設公堂」，跡近「踐踏人權」。這種卑劣的「偷窺」心理，得到滿足時可以痛快一時，如果時過境遷，一旦從「看客」換成「對象」，被人置於刀俎之上，成為被操刀的「人肉」，你我也會戰戰兢兢而就死地，慘不忍睹吧？

七嘴八舌

小臻

兩名生果日報記者追訪教育局局長吳克儉時，被警方以涉嫌遊蕩罪帶罪帶扣查個半鐘後獲釋。教育局指，「吳克儉近日數次被陌生人及車輛跟蹤，感到人身安全受到威脅，遂於日前報案。局長從不知有關陌生人的背景及來意，對方亦從沒有表明身份，基於合理懷疑及保安需要，局方尋求警方協助是穩妥的做法。」今次事件大家不驚訝，出動狗仔隊追訪人已成常態，只奇怪明明是有人被騷擾報警，騷擾人者何以用「遊蕩罪」帶走，不用威脅別人人身安全，侵犯私隱罪呢？若香港沒有保護市民不受騷擾的條例，那是否不合時宜？

另一令人側目的，是該報總編輯對受騷擾人報警求助視為「耗用警力試圖阻礙新聞工作，對此予以譴責」。還要「研究是否向投訴警察課投訴」。這樣的邏輯思維令人滴汗，難怪該集團記者的採訪手法要如此出位。作為香港市民遇事報警求助是基本權利，為何官員不可以，他們私隱度相對減少，不等於完全沒有。跟蹤者亦從來沒有表明身份，何以說他是阻礙新聞工作？

如果你認為某人行為隨時影響到公眾利益，記者需要追訪和監察，那你們是否應該高明些，在不會被發現的情況下追蹤才得到「真相」，而不是如影隨形追蹤人，擺明是騷擾，局長若感到困擾，人身安全受威脅，報警是正常。警方在記者出示證件後仍將其帶署備案也無不可，講真，現時製造記者證也不見得嚴格。除了紙張外，還有許多網絡媒體，「記者」多多，良莠不齊。

近年已淪為只為某種立場媒體發聲的香港記者協會，又幫口指摘警方截查做法無理，完全無視記者使用惡劣的採訪手法，罔顧

「無冕皇帝」與無賴

最近參加了興趣班的合唱比賽，雖然是一小型的活動，但當中的體驗，就像上了一堂美妙的生人課。

隊伍由歌唱老師任教的兩個地區合共七十名學生組成，從籌備至出賽不到三個月。老師和夥伴重新編曲，加插新段落、歌詞及和唱，這前期功夫考驗老師的音樂造詣。老師讓兩組素不相識的初班學生合唱是考驗他的信心和耐性。

合唱不同獨唱，須面對不同的價值觀和性格。有人練習常遲到或缺席，有人積極參與。有人提高聲音凸顯自己，合唱就是講求和諧、合一、融治，七十人的歌聲像融為一把聲音。背熟歌詞和曲譜是首要責任，有些人一直唱錯詞或入錯調。為求統一各人的發聲動作，指揮是合唱的靈魂，大家應以他的指示為依歸，有人卻成天在四周張望，心不在焉，視指揮如無物，都是成年人了，實在奇怪。

幸運地，我們順利進入了總決賽。評判說得好，由於是興趣班，只要學生有繳交學費的，無論質素老師也無從選擇地只能讓他們參賽。有些同學在初賽時不願參加，但看到隊伍入了總決賽竟臨時加入，明顯是虛榮心作祟，想佔便宜。老師息事寧人，大前提是一但求大家唱得開心開心。為免影響成績，他提議這些臨時露面的同學只張嘴別發聲。

說好了總決賽前三小時集合練歌，時間到了，半數人不足，陸陸續續施施然而至，阻礙了練習，認真有心的人都恨望望。大家都知道對手很強，在衝刺前老師不斷和我們練習，把表演層次改良得更好，予隊伍最大的支持和鼓勵。在這壓力下，大家都認真起來。站在台上，眾人都同心合力唱至最好、最合拍。結果，意外地得了冠軍！

這過程就像社會內的眾生相，有人自我，有人反叛，有人合群，有人功利……在合唱時，每個人都必須放下自己和個人榮耀，甚至要有犧牲精神，以整體的利益為依歸，懷着團隊精神和領導配合，才能憑集體力量創下成果。目前的香港社會就像我們合唱團的初期，一盤散沙，希望大家能好好反思，什麼才是整體利益，怎樣才能令香港勝出。

從合唱團看人生

小理發現，英國的「網人網事」對「當荷里活遇到中國」（這是小理上期在此寫的專欄文題）這個話題還是愈來愈關注了。例如繼八月二十八日《衛報》網站報道「荷里活為何不因中國經濟危機而恐慌」之後，《金融時報》網站也於十二月十八日有所報道「中國電影市場兩年內超越美國」。更重要的是，擁有《OS》的英國哪客荷里活獨步神州。繼英國《泰晤士報》網站九月二十日報道「英國進入中國電影革命」之後，十一月二十四日的英國《每日電訊報》網站又報道說：「新福爾摩斯」聖誕特輯將「有給中國粉絲的秘密信息」。

小理仔細看了這兩篇報道，感覺非常有意思，並立刻想到了此篇專欄的文題：《OS》緊迫荷里活。

先說第一篇。那還是中英「黃金時代」初啟之端，該報道當頭就說：「當占士邦在電影《鐵金剛大戰金手指》中駕駛他的奧斯頓·馬丁時，這個英國汽車品牌就成為了OS傳奇的一部分。不過很快，占士邦就可能用他的驕傲和快樂來交換一輛「東風」或「吉利」牌轎車了。」

再看該報道的直抒胸臆：「英國電影製片公司渴望在中國的電影票房中分一杯羹。」這不就是《OS》緊迫荷里活」的「直抒胸臆」嗎？

其實又何止《007》呢？還有那部傳說中的神劇《新福爾摩斯》。在上述第二篇報道中，那「聖誕特輯」中將帶給中國粉絲的「秘密信息」究竟會是什麼呢？

「《新福爾摩斯》的編劇暗示，英國廣播公司（BBC）出品的《新福爾摩斯》聖誕特輯引用了一個秘密典故，只有說漢語的人才懂。」「儘管還是什麼都沒說，但這已足夠讓所有「不說漢語」的影迷羨慕、嫉妒了。」

雖然知道得瑟不是美德，但像這種「偏心」也實在是「沒有辦法的事」，且看該報道繼續說：「《新福爾摩斯》在BBC全球銷量中佔據重要地位，觀看該劇的中國粉絲達九千八百萬，這些中國影迷還給兩位主角起了暱稱：華生又叫做「花生」，福爾摩斯又叫做「卷福」。而這一大片話中，關鍵詞其實只有一個：「九千八百萬的觀眾市場。在這樣的市場面前，抖個漢語典故的小偏心得算不得什麼。」

與《OS》的東風汽車和卷福花生的漢語包袱比起來，小理其實更為另一件事高興：英國廣播公司網站九月二十一日曾報道說，「包括《智取威虎山》在內的多部中國電影及電視劇將於二零一五年九月到十二月在英國普羅派樂衛視及多瑙山播放。」

在作為重要市場被世界日益重視的同時，自己的文化也能夠同步輸出，這對於中國來說是一個了不起的進步。也許，在不久的將來，屏幕上的卷福會大秀中文，而屏幕下的卷福則是一枚中國電視劇《琅琊榜》鐵粉。誰說不可能呢？

007緊迫荷里活

別人的私隱、人權的行為是有問題的。記得前兩年有藝人在家中的秘密生活也被偷拍，有藝人在私人時間唱K被人強行踢門衝入來，不問由來一輪狂拍後溜走，就見記協出來講話，糾正一下不正之風。這樣不公正的組織又有何公信力！慶幸沒有人會。難怪香港新聞界的專業地位沉淪，記者質素每況愈下，因為大家已不在乎從業員的專業操守，有沒有新聞道德。

現在有些媒體聘請記者不重視你是否讀新聞系出身，受過專業訓練，文章寫得好與否，要的是你夠夠夠夠。會開車會攝影就夠。要命的是目前奉行一句「有圖、有片有真相」，沒錯，好的新聞圖片，是一張勝於千言萬語，但要由很有專業操守人士做，否則易出現斷章取義根本不算真相。現時就出現不少隱藏前因後理的片，或「加工後」的圖，這怎可說有圖、有片、定有真相呢？看圖作文，想當然的故事式報道滿天飛。

沒錯，高官、名人、藝人作為公眾人物，一言一行為備受關注，被曝露於陽光下沒問題，但是否應該全天候二十四小時被監視？完全沒有私隱度，所謂公眾知情權，基於人類的好奇心，什麼東西也有人會好奇想知道的，但你就是否有必要人在公眾面前赤裸裸呢？傳媒人是否自己應有一把尺，做事有分寸？

以前的新聞記者被封「無冕皇帝」，代表他們的權利和地位有分量，受到尊重，做有公眾的新聞，今時今日有的記者被人視為「爛仔」、「惡霸」，別人是「買你怕」，不是尊重。因為你們濫用新聞自由、採訪自由權利，無視新聞記者的操守，自毀專業形象。你自以為不擇手段搞「真相」是為公義，為社會好，但可知你亦在破壞社會的道德標準，一個社會淪落到只講目的，完全不講道德的話，會是病態的殘障社會，那你做的所謂正義也變得毫無意義。「無冕皇帝」與無賴，你想做哪個？